

# 夏日迷情

香港林荫著

群众出版社

社

洋

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夏日迷情

(香港)林荫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04千字 插页4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1131-X/1·409 定价:9.60元

印数:00001—21000册

「你①种那裏去？」她刺重问。独个兒留  
在这个灯光昏暗，週遭弥漫著菸草气味的、人声  
喧闹的地方，她感觉到有吴克不安。

莉娜红着脸没有答她，只望一望罗素道：  
罗素道：「猫一下，指一指天花板说：

「我们到楼上去聊一会儿。」

他这是，风趣地向她刺重单着眼睛眨了眨  
，牵动着嘴角在诡谲的笑着。

这时候，她刺重领悟她的意思，脸上—  
一阵灼热直透耳根。

## 作者简介

林荫，原名林志英，另有笔名雪山樱、司空见、郁杨等等。香港作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作家联合会会员。

一九五八年开始写作，除诗、散文、小说外，也曾为电台、电视台编写剧本。后因营商辍笔近十载，一九八六年重新执笔，作品散见香港《东方日报》、《文汇报》、《明报》、《成报》、《星岛晚报》、《天天日报》、《新报》、《香港商报》及《城市周刊》等。

出版著作有：《晴朗的一天》、《镀金鸟》、《都市传奇录》、《烹尸、银鸡》、《永远的樱子》、《盗棺者》、《歌手哭泣了》、《今夜又有雨》、《撕票》等。

## 都市人心的观察者

——序林荫的短篇小说

我喜欢读写都市生活的小说。

都市与小说想必有不解之缘。古老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是乡间生活的产物，试想，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社会，生产过程以季、年计，生活节奏舒缓、循环，那样的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于是，历代传说伴随着人们的想象，寄托着情感，从一个个悠长宁静的夜晚□□相传下来……

可是，随着大工业社会兴起，一座座城市矗立起来，商品交换频繁密集的效率仿佛一只魔手，拨动人们命运的轮子飞速旋转；顷刻间，悲欢离合、生死存亡、面目全非。交换——获利，刺激欲望、增值财富，作践人的升迁荣辱、曲折变化。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成了从上个世纪以来令小说发达、臻于鼎盛、繁荣至今的神奇作者。

就这一点而言，香港的小说家可引以为幸，香港，何尝不是一座故事的魔山，何尝不是小说家取之不尽的宝库。作为世界瞩目的“东方之珠”，香港有非凡的美丽和繁华，而与这美丽与繁华并存的是都市人生特有的激情、盘算、机遇、利欲和野心。这个世纪的香港决不亚于上个世纪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生活场景”，它“展现出癖好、恶习和各种放纵无度的现象，各国大都会独特的风

俗诱发了这一切，至善与极恶便是在那里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以强烈的对比和层出不穷的题材呼唤着今天的“人间喜剧”的作者。

我想林荫先生是听见了这一呼唤的小说家之一。从他简历上看，他要算一个老香港了。他生长于此，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写作，后因营商辍笔近十载，一九八六年重新执笔，在工余专为报刊杂志写都市奇情小说，几年间他的小说一本接一本问世，仅我所见就有《镀金鸟》、《都市传奇录》、《永远的樱子》、《歌手哭泣了》、《盗棺者》、《今夜又有雨》、《撕票》，以及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包括《玛丽亚的迷惑》、《夏日迷情》和《谁是叛徒》三个中篇小说。我没有读过的林荫的作品还有《晴朗的一天》是他早年的作品（1965年），近代香港奇案小说集《京尸·银鸡》、《香港奇案录》……

一气读完林荫的八个小说集，我惊异作家发现故事的才能，这发现当然也包括作家在素材上的加工、虚构和再创造。我想说的是，在林荫的作品中，有那样多的都市传奇——奇案、奇情、奇遇、奇人奇事，而且一眨眼便物是人非，祸从天降，爆出个意外结局，令人感慨这都市的纷折里，层层叠叠堆藏了多少人性的积垢，演出着多少悲喜无常的活剧。林荫不避讳他猎奇的意图，短至几百字，长不过两三千字的小小说中，他写过都市里的各色人等，盗棺、撕票、劫财劫色、畸态之恋、凶杀疑案、坑蒙拐骗，无奇不有……这于读者的好奇心或者是主动的取悦。但掩卷之后，萦绕于心的则不完全是通俗故事的满足。你不由得要想，在绚烂的都市背后，莫非潜伏着一只怪兽？它喷出腐败、血腥的鼻息，吞吐

真情、蹂躏善意，把人变成欲望的活尸。好奇之后禁不住恶心，我在险象环生的故事里看到作家洞悉世情的眼睛，深藏着忧思对都市怪兽的凝眸。

林荫先生的眼睛是小说家的眼睛，他善于观察和搜寻。在机场、车站、酒吧、赌窟、半山豪门、“时租公寓”，他仿佛信笔停在某个窗口，信手拈来几个人物，瞬息间便衍成一段人情变故：作家对都市的白天和夜晚的魅影，气息有他特殊的敏感，他敏感于人心的流变，敏感于暴力、金钱导致的犯罪新闻，由于丰富感性的生活积累，他能以流畅的文笔、细节的铺排抓住读者，很快很容易地进入他的情节。所以读他的小说大抵是不费脑子的。但林荫的特长又特别见之于他对结局的精心营造，在成百个故事结尾翻出意外转折，从世人表面的光鲜灵动剥出内心的鄙俗丑陋，显出写小说的功底，也显出观察人心的功底。

林荫先生走的是通俗路线，他希望娱乐自己也娱乐读者。中国大陆的读者从他的《夏日迷情》这三个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香港流行的通俗作品的一些特色。当然我也觉得有个别地方刺激感官的情欲描写，如何把握分寸，似乎还可商榷。但总的说来，林荫的小说作为今日香港的浮世绘之一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在读故事的乐趣中，它还有某种警世的作用，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感谢林荫先生诚意相约，我写下了这些零星的读后感，作为一个读者的回应，权当作序。

艾晓明

1993年1月4日于北京

## 目 录

玛莉亚的迷惑 .....	1
<hr/>	
夏日迷情 .....	157
<hr/>	
谁是叛徒 .....	213
<hr/>	
后 记 .....	271
<hr/>	



## 玛莉亚的迷惑

飞机飞离马尼拉机场，玛莉亚的心情一直没有平静过。

窗外是白色的云海，茫茫无际的，望不到尽头。

她淌过泪的眼睛，此刻涩痒痒的有点疲倦。

从圆窗的反映里，她看见自己胡桃似的，红肿了的眼睛。她吁了一口气，靠着椅子，闭上了眼睛。

在黑暗里，她的脑海浮现出刚才在机场上与母亲及弟妹别离的情景。

母亲捉住她的手，泪眼涟涟地泣不成声，许多要说的话卡在喉咙，几经辛苦才吐了出来……

“玛莉亚，为了这个家要难为你了。”

她噙住眼泪，咬着嘴唇，努力挤出笑容来对母亲说：

“妈，那职业介绍所的职员说，香港是个发达的城市，香港人大都是很阔绰和友善的；在香港做佣人比在菲律宾做教师或高级官员收入还要多，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姐姐，那么待我够年龄出国时，我也到香港去做女佣！”读中学的妹妹玛姬在旁边打岔说。

“不，你要留在家里照顾妈妈和弟弟！”她正色地对玛姬说：“你不是说过要当一个出色的牙医吗？”

弟弟保罗今年才八岁，他一直默默地站在妈妈身边，那双大

眼睛怔怔地望着她。

她忍不住俯身在他的晒得黧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叮嘱说：“记住听妈妈的话，姐姐会买玩具回来给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保罗拉住她的手仰着头问。

“很快就回来。”她鼻子一酸，没法继续说下去。

保罗的眼睛显示出他男性的坚毅和勇敢，像死去不久的父亲。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去年在参加叛变中阵亡。

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反对科拉松。

她喜欢科拉松多过伊梅尔达。最低限度科拉松没有那么穷奢极欲。

玛莉亚沉思中，不知谁推她一下，把她惊醒过来——

玛莉亚睁开眼睛发觉空中小姐站在她旁边，示意她系好安全带。

她从窗口往下望，阳光下一个崇楼华夏的美丽的城市在视野里出现。到达香港了。

马上就要踏足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她的心情有点儿紧张。

前些时候，她看过报纸刊载：香港机场的人民入境事务署官员对菲律宾到香港旅游及工作的女性态度嚣张不友善，言语间有侮辱和留难成份，引起菲律宾政府抗议和谴责。

因此，在通过证件检查关卡时，玛莉亚的心在卜卜的乱跳。那检查证件的是个年轻的官员，戴着金框眼镜，样子清秀。他瞧瞧玛莉亚递给他的证件，跟着抬起头来打量一下她，然后用英文问道：“你到香港来干什么？”

“做女佣。”她忐忑地答道。

他在证件上盖印然后微笑着把证件递还给她：

“欢迎到香港来！”

“谢谢！”她释然地接回证件。

离开检查证件的柜台，她心里暗忖：

“我幸运地遇上例外的一个好官员吗？”

想着，她不禁回过头来望那年轻的官员一眼，目光带着说不出的好感。她挽着行李走出接机处。

接机处大堂站满了翘首以待的、接机的人群。她走在斜甬道上，眼睛四处张望。菲佣公司答应过派人来接她的。

她停下步，让自己站在斜甬道的高处，以便来接她的人容易发觉她。她站了许久，眼看与自己同机的旅客鱼贯地走出来，欢天喜地的被亲人接去，只剩下她一个人。

另一班飞机的旅客又流水地散了。接她的人还没有出现，她开始焦躁起来……

最后，玛莉亚迟疑的挽着旅行篋走下斜甬道。

她走到电话机前，从挂在腰间的手袋里，掏出了一张香港菲佣介绍公司的名片来。

跟着，她看了看电话机上的说明，然后掏出一个一元辅币来打电话。

这是菲佣介绍公司菲律宾办事处人员，在她出发前给她预备了的零钱。

“我是菲律宾来的玛莉亚，我现在在机场，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接我？”在电话里，玛莉亚用英文对介绍公司里的人说。

“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你了！”对方是个女职员：“可能是交通阻塞，你稍候一会吧！”

玛莉亚放下电话，转过身来，蓦地发觉面前站着一个人约莫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在睁着眼睛打量她。他手中拿着一张照片。

“你是玛莉亚吗？”他用英文试探地问。

“嗯。你是菲佣介绍公司派来接我的？”她反问。

她发觉他的额角渗着汗影，想是匆匆地赶来的。

“你等候别人应该站定一个地方，别到处乱跑嘛！”他瞪她一眼，沉下脸埋怨她说。

玛莉亚心里登时怏然，但嘴角泛着苦笑，抱歉地用广东话说：“是我不对！对不起！”

那年轻人听她用广东话回答，有点错愕，顿时宽了脸色，转用广东话问道：

“你懂得广东话？”

“嗯。”她点了点头，嫣然地问：“你叫甚么名字？”

“我叫积奇。车子泊在停车场，你跟我来吧！”他向她招了招手就挪动步子。

玛莉亚连忙挽着旅行筐跟随着他走。

积奇忽然停下步，回过头来向她伸出手说：

“让我替你挽旅行筐好吗？”

“我自己挽行了。”玛莉亚脸上一热，有点受宠若惊。

积奇听了也不勉强她。

他放慢了步伐，跟她并肩而行。

“像你这样懂得广东话的，到香港来当女佣的菲律宾女孩子不多。”积奇打开话匣子说。

“我的外婆是中国人，她生前常教我们说广东话。”玛莉亚说。

“哦——”积奇恍然地道：“她是福建人，对吗？”

“你怎么知道？”玛莉亚纳罕地问。

“因为你的广东话带点福建口音。”积奇笑着说。

“人们大概会听得懂我的广东话吧！”她有点不安。

“你的广东话已经说得很不错了。”积奇说：“懂得广东话，对你生活上带来很多方便。”

听他这么说，玛莉亚才宽了心。

积奇把她带到机场的停车场。

他们坐上一辆小型客货车，离开机场。

一路上，玛莉亚不断张目四望，对这陌生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眼前掠过的高楼大厦，流水不断似的车辆，和摩肩接踵，衣履光鲜的行人，都是她在菲律宾无法见到的。

“你觉得香港怎样？”积奇转过脸来问她。

“好繁华！”玛莉亚赞叹道。

积奇笑了笑。

玛莉亚见他笑而不语，脸上热了热，有点腼腆地说：“我们的家在马尼拉外一个小市镇，是个很落后的地方。所以，我可能是有点少见多怪了。”

“菲律宾也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物，例如马尼拉那些供旅游的地方就很不错。”积奇说。

“你到过碧瑶吗？”玛莉亚望着他问。

“到过的——”积奇点点头说：“是住在那间凯悦酒店里。”

玛莉亚突然长长地喟叹了一声……

“怎么啦？”积奇望了望玛莉亚，纳罕地问。

“我曾在那酒店做接待员。”玛莉亚黯然地说：“没想到地震把整座酒店毁了……”

“你给人从倒塌的瓦砾中救出来？”积奇好奇地问。玛莉亚摇了摇头说：

“地震那天我刚巧请假回家探妈妈的病，侥幸避过了灾劫。可是，我的要好的同事们都死了；我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将会走运了！”积奇用诚恳的语调安慰她说。

玛莉亚感激地望他一眼。

车子经过的地方，积奇都不厌其烦地一一给玛莉亚讲解，像

一个导游。

他在菲佣介绍公司工作，差不多每天都见到从菲律宾到香港来当女佣的女子。他一向对她们没有好感。

但他却觉得玛莉亚与她们不同。

也许玛莉亚有中国血统，皮肤没有纯种的菲律宾女子的那么黧黑。

也许玛莉亚会说广东话，使他感到有亲切感，何况，她长得颇为标致。

车子穿过海底隧道，驶进高楼叠立，阳光照射不到的中区街道。

积奇把车子停在一家酒店的公共停车场里。

跳下车，他不征求玛莉亚的同意就伸手代她挽旅行筐。他把玛莉亚带到在一幢商业大厦二十楼的非佣介绍公司去。

公司内部宽敞雅致。两个女职员分别在给客人讲述雇用菲佣的问题；一个女职员在打字，另一个在翻阅文件。积奇把玛莉亚带进一间会客室去。

“你坐在这里等一等，我去通知老板娘。”积奇把旅行筐放下，指了指沙发对玛莉亚说。说完走了出去。“积奇，很少见你这么殷勤，肯做宾妹的观音兵！”玛莉亚坐在沙发上，听见室外传来女职员谑笑积奇的声音。

没有听见积奇对女同事的取笑有什么回应，玛莉亚浏览会客室内的布置。她见到墙上悬挂着英女皇和科拉松的肖像。

虽是异乡，见到了自己国家元首的肖像，玛莉亚心里泛起了亲切感，肖像下还挂一幅什么奖状似的东西。

沙发的对面放置着一部电视机和一部录像机，旁边有一个玻璃柜，柜内满放录像带。

这时候，一个女职员领着一个中年女人及一个约莫十七、八

岁的女孩子走进来。

女职员示意玛莉亚起身坐到另一张沙发去，把正对电视机位置的长沙发让给那两位母女模样的客人。

女职员待客人坐定后，就从玻璃柜里取出一盒录像带来放进录像机里去。

玛莉亚发觉电视机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张菲律宾女子的面孔。原来女职员是让客人选择女佣。

玛莉亚记得自己也曾在菲律宾拍摄过一辑这样的录像带。此刻，她留心注视，想瞧瞧有没有自己的影像出现。

结果，意念刚过荧幕上就出现了玛莉亚的影像。

荧幕上的玛莉亚在微笑，旁边有字幕注明她的年龄、身高和文化程度。

那少女有所觉悟地转过面来望了望坐在旁边沙发上的玛莉亚，拍了拍那中年女人的大腿说：“妈咪，电视里的宾妹是她！”

那中年女子闻言转头望了望玛莉亚。“她样子不错啦，就雇用她吧！”那少女一边打量着玛莉亚，一边对母亲说：

“不行，她太年轻，样子长得好，不合适。”中年女人摇摇头道。

“为什么？”少女纳纳地问。

“你爸爸是条‘咸虫’，我怕他‘生滋猫入眼’，容易被引诱。”中年女人咂了咂嘴说：“该选个丑怪的！”

玛莉亚听了，脸上登时发烧起来。

那女职员听了笑了笑说：

“我们公司训练出来的菲佣，品德都是良好的，太太你放心好了！不过，就算你选中她也不行。”

“为什么？”那少女好奇地问。

“她已经被蒙妮姐雇用了。”女职员加一句说：“是那个××小

姐蒙妮姐。”女职员说话时面有得色，似乎觉得蒙妮姐雇用了他们菲佣公司代理的菲佣，令她个人也沾了光彩。

那少女听了，转过脸去望玛莉亚两眼。

那中年女人却扁了扁嘴，一副藐视的表情。

玛莉亚有点儿窘态，只好垂下头，望着自己的鞋尖。

这时候，一个身影走到她面前。她抬起头看见是积奇，当堂遇了救兵似的松了一口气。

“跟我来。”积奇轻声对她说。

说完，俯身挽起玛莉亚的旅行筐往会客室外走。

玛莉亚如释重负地跟了出去。

走到总经理室门外，积奇把手中的旅行筐交还给玛莉亚，做了个鬼脸笑着说：

“柯太太要对你训话。”

玛莉亚接过旅行筐，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登时忐忑起来。

“不用怕，例行公事而已！”积奇见她脸色凝重，连忙伸手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说。

积奇说完，伸手敲了敲总经理室的门。

“请进来！”里面一个女声喊道。

积奇推开门，引玛莉亚走进去。

玛莉亚见到宽大的挑木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大约四十岁，涂着浓厚脂粉戴眼镜的女人。

“这是我们的老板娘柯太太。”积奇给玛莉亚介绍说。

“坐吧！”柯太太向办公桌前的椅子翘了翘她的双下巴，示意玛莉亚坐下。玛莉亚怯怯地点点头，坐了下来。

柯太太除下鼻梁上的金框眼镜，胖脸上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玛莉亚，仿佛要看透玛莉亚的内心世界。

玛莉亚被盯得有点窘，垂下头来避开她的目光。



“别忘记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要望着人家，留神地听，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明白吗？”柯太太冷冷地对玛莉亚说。

她的嗓子很尖锐，虽然不太响，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似的刺进玛莉亚的耳鼓，怪难受的。

玛莉亚点着头，眼睛有点惶怯地望着柯太太粉团似的胖脸。

“你在菲律宾的时候——”柯太太轻轻地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继续盯着她说下去：“我们的办事人员已经跟你说清楚到香港来当女佣的守则，在这里我不再重复了。你应该好自为之，知道吗？”

玛莉亚点了点头。

“你不能只是点头……”柯太太蹙了蹙眉头说：“这也是没礼貌的！你应该回答我：Yes, Madam！”

“Yes, Madam！”玛莉亚连忙跟着她说。

说完，她微转过脸望了望站在一旁的积奇。

积奇别过脸在掩着嘴，忍着笑。

“你听着……”柯太太继续说：“你的雇主蒙妮姐小姐是香港上流社会里很有名气的，她结交的都是殷商巨富，贵介公子们，你在那里做工应该醒目一点，多做事，少说话，别把蒙妮姐的社交及隐私胡乱传出去，明白吗？”

“Yes, Madam！”这回玛莉亚乖巧了，连忙答上去。

柯太太点了点头，紧绷着的胖脸宽松了一点，语调也平和了许多：“这是一份优差，蒙妮姐小姐在录像带里选中了你，这是你走运了，你将来每个月收到的客人给你的贴士，可能会比你的薪金还要多哩！你该好好地去做，知道吗？”

“知道，谢谢柯太太指点。”玛莉亚连忙点头说。

这时候，柯太太的案头电话响了起来……

柯太太拎起电话来听：

“是的，蒙妮姐小姐……好的，好的，你放心好了，我会派职